

荐阅 书单

《为什么总是阿妈朝山的背影》

《为什么总是阿妈朝山的背影》为茅盾文学奖得主杨志军全新小说集。该书首次集结作者最新刊发在《当代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月报》《青年文学》《小说选刊》等刊的七部中短篇小说力作。作者以西藏、新疆等西部地区为叙事背景,用细腻生动、真诚丰厚的文字,写出藏区儿女对自然、大地的敬畏,对社会、时代的阐释,对爱情、亲情的礼赞,对生活、日常的热爱。作品现场感足,人物形象丰满,语言饱满充沛,地域风情突出,格调高雅正大,有着非常出色的可读性和文学性。



作者: 杨志军  
版本: 湖南文艺出版社  
时间: 2026年5月

《时间三重奏:2025年短篇小说选》

《时间三重奏:2025年短篇小说选》囊括了中国当代最具风格的作家作品,包括毕飞宇、乔叶、艾玛等获得过鲁奖、茅奖及各种文学奖的成名作家,同时也包括糖匪、鲁殷、王侃瑜等新生代作家。12篇风格各异的短篇小说,展现出12位作家的风格追求,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2025年短篇小说创作的丰富度,是读者了解2025年当代小说创作的重要窗口。

本书作为“当代短篇小说选”年选系列的锐意革新之作,最显著的变化,是将往年二十位作家的容量精炼至十二位,以更凝练的篇幅呈现2025年短篇小说的美学趋势。



主编: 张莉  
版本: 湖南文艺出版社  
时间: 2026年5月

《白鲸:插图典藏版》

《白鲸》是19世纪美国小说家赫尔曼·梅尔维尔(1819年—1891年)于1851年发表的海洋题材长篇小说。叙述者以实玛利厌倦了陆地上的生活,决心登上裴廓德号捕鲸船当水手。船长亚哈在之前的航程中被白色抹香鲸莫比·迪克咬断了半截腿,复仇心切的他立下毒誓,一定要找到这条白鲸报仇雪恨,一场宿命般的追猎就此展开。

赫尔曼·梅尔维尔是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、散文家和诗人之一。他生前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,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声名鹊起,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文学的巅峰人物。英国作家毛姆认为他的《白鲸》是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之一,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马克·吐温等人之上。梅尔维尔也被誉为“美国的莎士比亚”。(杨道 辑)



作者: [美] 赫尔曼·梅尔维尔  
绘画: [俄] 安东·罗马耶夫  
译者: 罗山川  
版本: 湖南文艺出版社  
时间: 2026年4月

《春歌》：  
戏梦人生 春歌未晚

■ 盛新虹

东南形胜,三吴都会,钱塘自古繁华。鲁迅文学奖得主、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艾伟曾说,杭州这座城市被誉为人间天堂,他一直觉得杭州的美之于中国,相当于《红楼梦》之于中国文学。把整个杭州当作小说的舞台和起点,细致描述这座美丽温润的城市和人们的生活,呈现时代的风俗与变迁,长篇新作《春歌》正是因这一愿望而写就。

艾伟的小说以苍劲的笔力和优雅的艺术气质见长。他擅长依托扎实的叙事、敏锐的洞察力,展现人性的幽暗图景,在罪案、记忆、创伤的交织中,叩问普通人的精神困境。《春歌》延续其一贯的创作底色:罪与罚、爱与善、坚守与自省,写尽普通人难以挣脱的执念,以及艰难求索的自我救赎。

故事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直绵延至今,横跨四十余年时代变革。在江南的烟雨画卷里,小说以一桩尘封数十年的梨园旧案为线索,牵出三代人、六个家庭的命运轨迹。众人命运如同丝线般相互交织,织就一幅格局开阔、宛若星图般浩瀚的人性图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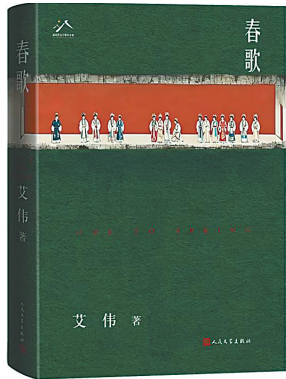
古老的江南小镇,流水悠悠,石桥横卧,粉墙黛瓦临水而立。这是昆曲名角徐尹春生命萌芽的地方。她与邻家少年范文卿一起长大,互生情愫,塘栖古镇留下两人最美好的少年时光。成年之后,徐尹春先后经历两段婚姻:第一任丈夫范文卿意外离世;第二任丈夫商人黎彼得,同样离奇身亡。两任丈夫接连死去,流言迅速席卷杭州城,所有猜忌的矛头

纷纷指向徐尹春。坊间传言她命硬克夫,更有甚者揣测她蓄意谋害,铺天盖地的偏见与非议,裹挟了她漫长的半生。多年以后,刑事法官宋芝桓重启旧案调查。他四处寻访当年的亲历者,在不断走访、复盘往事的过程中,层层迷雾之下,真相缓缓浮现。

艾伟坦言,《春歌》是一部向中国传统文化、中国传统美学致敬的作品。在这部以杭州为叙事空间,承袭《牡丹亭》《白蛇传》千年情韵的长篇小说中,“人”始终是最耀眼的部分。作者叙事手法颇具巧思,不急于批判、赞颂或是反讽,而是运用多线叙事与五重视角,深入人物幽微的情感与内心世界。温润绵密的文字,细细勾勒出长达半个世纪的人间传奇,道尽执念与宽宥、创伤与救赎,读来令人荡气回肠。

小说核心人物徐尹春的人生际遇,不由得让人想起《主角》中的忆秦娥。二人骨子里深藏对戏曲的热爱,有着女性独有的隐忍与倔强。戏台之上,她为爱奋不顾身,演尽白素贞的痴情与不屈;戏台之下,她独自背负满城流言,承受命运接二连三的打击,吞咽下生活施加的苦楚。戏梦人生,“她这一生和白素贞紧紧绑在了一起。她就是白素贞的化身。”舞台成为她灵魂的避难所,戏里的悲欢,容纳了现实里无处安放的万千情绪。

江南风物依旧,在杭州的人间烟火里,艾伟塑造出一个复杂立体的女性形象:徐尹春并非纯粹柔弱、全然无辜的受害者。她性格执拗,惯于隐忍,心底也藏



《春歌》

作者: 艾伟  
版本: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时间: 2026年7月

有难以言说的私心与局限。作者刻意摒弃“完美受害者”的通俗人设,将她塑造成戏与人生相融、深情与执念共生、不完美却极具真实力量的女性。正是这种不扁平化的塑造,让人物摆脱流于表面的廉价同情,拥有沉甸甸的质感,也赋予整部小说丰沛而朴素的力量。

小说跳出悬疑类型文学的框架,并不执着于追寻案件真相的终极答案,而是借宋芝桓的心路蜕变,抛出值得所有人深思的命题:人应当如何与创伤共处?当浓烈执念与理性规则相遇,又该如何完成自我救赎?

小说扉页上,南宋僧人慧开那首耳熟能详的偈诗,某种程度上正是《春歌》想要传递的精神内核——这人世间,有人伤春悲秋,有人惧热畏寒。历经爱恨生死与荣辱得失之后,唯有放下执念,接纳遗憾,方能寻得内心安宁,唱响属于自己的生命春歌。[图]

《我住长江尾》：  
为现代人提供生活样本

■ 赵昱华

段志强,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研究员,一个习惯于在故纸堆中梳理中国政治思想史与明清文化史的学者,在2021年冬天做了一个让许多人意外的决定:从上海市区搬到崇明岛,过起了种菜读书的田园生活。

《我住长江尾》就是这段在“进城与返乡”之间的人生实验中,从土地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文字。这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著作,也不是矫情的“逃离都市”宣言,而是一位历史学者将广博学识融入躬身实践后,写给土地、乡邻与读者的一份坦诚而温情的记录。

段志强在书中表现出了一种举重若轻的从容,其视角在“知识”与“生活”之间流转,将其贯通性地呈现给读者。当他蹲在田埂上观察蚯蚓翻土时,想到的不是简单的土地改良,而是将农事与《月令》《农政全书》等典籍中的记载相互印证;当他与岛上乡邻闲聊种菜心得时,笔下流淌出的不仅是朴素的农耕智慧,更是对现代工业文明侵蚀传统生活方式的深沉反思。对他而言,学问不是装饰,而是他理解生活、感受世界的自然方式。

书中的明线是作者种菜的经历,而暗线则是时间的流转、节气的变更。从“春种”到“夏长”,从“秋收”到“冬藏”,读者跟随作者的笔触,与他一同感受了对

“收获”的喜悦、对“青黄不接”的焦虑、对“除草”的无奈、在所处的“社恐天堂”的孤独——这种不回避苦难的诚实,使得书中的田园图景避免了廉价的浪漫化,呈现出一种粗粝而真实的质感。

段志强笔下的崇明岛居民,不是田园牧歌式的“高洁隐士”,而是有着鲜活个性、世俗烦恼与生存智慧的普通人。他与邻居交流种菜技巧时的尴尬与温暖,在“打卖场”(农村集市)感受到的烟火气,以及在寻常百姓家中体验到的质朴人情,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当代乡村风俗画。这些交往互动,让这本书超越了个人日记的格局,成为一份珍贵的社会人类学观察记录。

从更深层次的视角看,这本书还探讨了一个宏大的命题:在现代化不可逆转的洪流中,知识分子如何安顿身心?

段志强的选择,是回到土地,用双手劳作,用文字记录。这本身就是一种回答。他不是要否定城市文明或学术工作,而是在两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。“光华楼”(复旦大学所在地)代表的是书斋中的知识生产,“崇明岛”指向的是田野中的躬行实践。当历史文献与真实世界在作者的日常生活中得以联结,他便完成了对“象牙塔”的精神抵抗,思想才真正获得了整全性。这种对于“知行合一”的追求,既是对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呼



《我住长江尾》

作者: 段志强  
版本: 中华书局  
时间: 2026年8月

应,也是对当代学术日益封闭化、内卷化的一种温和抵抗。

这是一部“人如其书,书如其人”的作品。读书的终极目的不是积累知识,而是为了更好地生活。在快节奏、高压力的现代都市生活中,段志强用五年光阴和一片菜园,为所有感到疲惫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生活样本——不必逃离,但可以转身;不必放弃城市,但可以在心中留一片田地,于现代的都市群中生活,于前现代的心底安放一丝静谧与美好。

我住长江尾,君住长江头,它连接了城市与乡村的血脉。从光华楼到崇明岛,从书斋到田野,走向更广阔的世界,也走进我们的内心深处。[图]